篷窗隨錄

篷窗隨錄卷七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璥校

目錄

摺

請祝

萬壽摺　　永瑋

請鑴

御製文二集摺　　梁國治

直隸省展賑謝摺　　紀昀

聖駕三幸天津謝摺

欽惟我

皇上恒照貞明乾元行健萬年有道居

北極以常尊二月時巡順東皇而布令

仁敷函夏禪瀛咸入於帡幪

澤布陽春郊甸尤承夫雨露

化從近始康衢通戴斗之邦

恩每先霑

清蹕莅析津之次曩歲兩迎

日馭已欣

堯帝之游河今茲三度

天臨又見

軒皇之觀海春融涿野省耕過秸鋌之鄉水亘燕陘問俗到烟波之外漁莊蟹舍十三橋遥接芳津柳陌花村百五日恰逢韶景烏鹽聒耳時時聞擊壤之聲青箬扶犂處處奏迎

鑾之曲桐生茂豫眞與物以皆春蔀屋臚驩更自

天以錫福

松軒

駐輦本不勞民茅殿

宣綸頻蒙

賜郤載芟載柞預蠲井稅之三分于槖于囊贏裹行

糧之一月監叅寬兩年之限

恩波與紫澥同深田租緩七邑之征生意與青陽并

暢

延恩列匭掄三賦之英髦養老須金

褒百齡之耆壽雙樵增值懽謳出鳧雁羣中三輔添

炊輿須接蠮螉塞外當三月重三之禊節更添

甘雨和風經九十有九之淀河普青潛鱗翔羽

十萬井提封之內喜氣沖融五百里甸服之間

頌聲合遝眞名言之莫罄咸慶忭之彌增 臣等

叨隸殷畿喜聞夏諺東逾碣石西袤鉅鹿以西

南界弓高北越盧龍以北疆連赤縣總梓誼之

相關路迓

青旂覺葵心之倍切屏營獻頌敢敬陳三輔之風鞠

瀝濡毫用代篤四民之悃

神功

茂育知難補報于涓埃

聖壽延洪惟祝升恒于日月

恩賜
御批通鑑輯覽生擒林爽文莊大田紀事語二十功
臣像贊豎刻謝摺　　　　　　孔憲培
欽惟我
皇上天亶聰明　古稀神武等百王而權衡允當均
四海而喜怒無私彙綱目之三編積
幾餘之
乙覽正訛闕於前史信其可信而疑其可疑絕徂論
於諸儒左所當左而右所當右
微言闡要紹衣印
聖祖之心傳

睿斷成經命討本

宣尼之書法而且存紀年於江左附事實於殷遺大

哉過湯武之心廓然同

天地之量允宜懸國門而示典

頒釁舍以垂型至若　王師濯重海之波小醜服弄

潢之律伐苞旋以逮蘖凱歸弗俟乎淹旬繫兕

遂以連犯生致祇煩夫尺組笳清鼓競豐亨之宜

日之中風正潮平大有自

天之祐凡此成功之神速悉由

睿算之精詳迺復登進虎臣

命開麟閣十盪十決圖褒鄂之弓刀一德一心寫蕭

貴之劍履重以特揮
天筆丕煥
奎章紀事若親經其地豈徒文核而理周贊詶則各
肖其人匪止思精而體大既次第鐫之琬琰並
同時
錫及班聯臣叨列躬桓司存俎豆未與紬書於秘省
愧無橫草於戎旃而夙聞繁露元苞之義敢云
仰袞鉞而不知蚤讀大明常武之詩亦若聽鼓
鼙而思奮雖有率先薰沐敬謹編摹與多士殫
心於夙夜冀由知古而知今爲
聖朝效用於將來庶克允文而允武

恩賜臨宋臣李迪雞雛待飼圖謝摺　孔憲培

欽惟我

皇上德廣

堯仁道先

舜哲保民如保赤愛之至而護之周盡物以盡人知

之明而處之當雖值

幾餘而染翰亦

廑民瘼以求甯偶臨舊蹟爰觸類於將雛

特煥新題因發凡於待哺時萬民之飲食寄此

心聲身四海之恫瘝形為

手畫用是壽之圖府

頒及臣寮俾由省物之

奎章共識養民之

訓典有銜必共但得粒以奚饑拊翼相溫縱遭犀而

不駭廣鴻鴈無鳩之義卽開卷可以觀

仁廟牛羊待牧之忱豈披文不能知義臣仰邀先德

丞列崇封雖未試乎民艱早飫聞夫家語治道

非得半自安之數必思庶矣何加王政無分財

相與之恩所貴惠而不費欣荷

天文之遥賁敬瞻

聖藴之適符臣唯有蝌簡同珍麟書並重衣冠頂禮

仰藻繪而如覩

天顏晨夕追摹安飲啄而胥忘
帝力庶幾覲
化䘚東岱老服疇食德之先不負舉隅爲魯諸生學
道愛人之倡

恩賜臨宋李迪雞雛待飼圖墨刻謝摺

永恩等

欽惟我

皇上惠洽保懷道通格致躋羣倫於仁壽視民如傷

運大造以行生盡物之性偶以

萬幾之暇游於六藝之餘藻集名流珍披冊府千秋

豪素猶傳汴宋丹青萬類性情有取河陽圖繪

賞其論說借以俯臨韻疊出以重題識長言而見意

益

廑民之宵旰目擊而存敬在抱之痌瘝心藏以寫農

原名扈民庶有鳩例鼓腹於率場甯為雞口通

抱雛於保赤豈異轂音最丁甯偏祲之匱用

申諴宅生之吏

國家帑發億萬詔普再三爲饔飧之計甚周念風雨之鳴不已受牛羊而芻牧忍聽轉溝謀鴻鴈之稻粱勿令嗷澤誰司教養得食烏馴毋乏之積儲空倉雀苦覈流移之戶口于築于堋賦升斗於丁黃一飮一啄普行德意五雞二彘之無饑嚴察姦胥暮四朝三之皆怒弗虛糜於鶴祿免詬誚於鵜粱匪膏斯屯如卵而翼假之毛羽見攜持保抱之心導以聲詩具悱惻纏綿之旨龍虎之文垂羲畫鳥獸之時授堯言寶以鏤珉頌

宜懸魏吏瞻思舊無與鷸爭食之譏民聽生歡
總繼魚兆豐之歲在治忽觀古人之象繪作有
虞先稼穡知小民之依圖成無逸臣等媿慙鶉
特班忝鵷鸞孚惠誦
仁人之言觀文仰
化工之筆與百姓共久遂豢養
深恩則有司存交勉循良
至訓陳艱難而讀畫春鶊秋鵙恍對豳風七月之圖
偏飲食以賡歌日升月恒願上
天保九如之雅臣等曷任感服欣幸之至

恩賞內城房屋謝摺

彭元瑞

竊臣蓬蓽微生菰蘆下質忝服官而依陛晉見

聖以遊門天上樓臺被春風於

禁殿學中閫奧沐

時雨於負牆愧授事而未能蝸徒粘壁懼當官之不稱鵲枉在梁心方慙屋漏之盟志敢萌居安之

覬豈意蓋高之

垂念幸叨廈庇之歡顏俾免僦居兼便儤直播晨

綸于

西苑得爲氓而

仁許受廛曝冬日於南榮將改歲而

恩謀入室容身環堵憶趾江國之牛宮待漏觚稜不
隔
禁城之魚鑰蜂房乍啟枝棲獲朝夕之安蟄戶俄
開蟠動識陽春之德在階級自知未到舉家門
同荷非常維牖迪之
慈深矢宅心而感切戴高履厚敢云圖報於
明廷
壽寓福基惟願添籌於海屋

請祝　永瑋等

萬壽摺

欽惟我

皇上福基自德

壽本諸仁積籌開七袠之初旣超六帝而治功甚遠

握籙越五旬而外更後三代而往牒未聞仰

敬

天

法

祖愛民勤政之心予億兆人以共見臚

文德武功創制顯庸之盛纍千萬牘而難窮莫贊一

詞難抒眾志達下情之忠孝彰上瑞之苞符必
有德其乃有心日以頌實蘄以祝竊以天皇萬歲史
臣喜紀其春秋黃帝百年大撓慶編其甲子堯
髦期而勤著衢壤效歌舜大德而壽符星雲同
慶雅賡戩穀徵日長川至之祥幽頌無疆躋朋
酒羔羊之獻允合詩書之古義眞由草野之至
情我
聖主久道化成惠心元吉
撫綏黎庶則蠲紓賑備之不絕書覆冒臣工則
教誨成全者亦多術特科廣選三雍
澤被於縫衣日稟月糧伍廣

恩周於衲服極天所覆偕一十七省而共樂舒長入
八也深閎五十二年而彌加淪浹凡平日之塗
歌巷舞咸欽
有道聖人際
昌辰而膜頂焚香同依
無量壽佛前値
古稀之鴻慶茲殷祝嘏之蟻忱
皇上謙德示沖
天懷崇儉念切於
君心民體如兆性有願稱歡樂惟在吏畏民懷
諭列衆無庸詣闕莫展祝

釐之典仍邀行慶之恩雖
天地為心如父母不言施報而歲月以冀即愚賤亦
具性情含意未申久懷欲吐事豫則立積七年
當後甲之辰誠感而逾期
萬壽值先庚之歲虹流電繞箕疇備五福之堂日升
月恒
軒紀周八旬之算蘭階就傅蕃椒衍瓞之衍臻
楓扆勑幾食旰衣宵之適邵吕又新而富有天不息
而貞恒八卦生八卦成八八紀大衍之策五天
數五地數五五居河圖之中運悠於乾清坤甯
慶洽乎上蟠下際皇春帝夏闓壽寓而偕遊卿

月民星望春臺而共上虞畏引領肅布齋心歲
序逢春在蟲鳥亦鳴其豫羲娥正午凡天翹莫
閱其榮山尙呼嵩嶽之三水解向朝宗之四況
乎三千人叟宴引
熙朝長養之年亦有二百戶元孫羅
盛世蕃滋之衆銅鳩竹馬各懷益壽之心極北弧南
併作稱觴之宇自
天子所莫不尊親爲
聖人抵偕來奔走軒乎舞蹈乎鼓音如大海潮音暢
者垓溯者埏數比恒河沙數願乘嘉會樂舉上
儀叶萬世之逢辰先三秋而卜吉相小民之年

及歲尙邀東帛之頒如赤子之壽其親猶効萊
衣之舞芹雖微而可獻曝亦寫誠葵以賤而知
傾日能迴照臣等情深愛日職在宣風仰
乘乾出震持謙保泰之衷康强逢吉萃東漸西被北
變南諧之悃聲教大同採自輶軒民之情大可
見酌言康爵
天之聽且弗違仰懇
俞音獲成盛禮粵惟
祖德期已展於卄年從此祇
聖人典更隆於萬度斂厥福錫厥庶五
皇極而道乃會歸南有臺北有萊

萬壽祺惟民之父母茲據官紳兵民等合辭懽籲前

來臣等謹會同繕摺具

奏

請鐫
御製文二集摺　　　　　　　　　梁國治
欽惟我
皇上聖學淵富文德日新以內聖外王之功致健行
恒久之治文因見道化以觀成自癸未以前編
刻
御製文初集久已經緯輿蓋照耀羲娥茲自甲申至
乙巳二十二年復得
文四百一十一首臣等獲侍
禁近每
丹藁初成輒蒙

宣示相與誦習講貫適然若驚怳然若迷復渙然若
釋思欲竭管蠡闚測萬一竊以爲自虞夏商周
秦漢唐宋之文所謂渾噩醇厚博大奧衍者各
有專長論文者亦各有專主其言大而夸者莫
如李漢序韓愈之文曰周情孔思是言也愈何
足以當之周公之文多言治自易之爻辭書之
立政周官無逸詩之豳風大雅諸什周禮之六
官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立法度宅宥密萬
世言治者之所守也孔子之文多言道自易之
十翼春秋之襃貶論語之遺言禮記孝經諸賢
之傳述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昭天地系民

物萬世言道者之所宗也臣等排次二集仰窺
御製於祈
天永命念
祖由舊每篇之中三致意焉若
巡典若水利若政經若武功若遠化凡出之爲
明堂之治即敷之爲
皇極之言若是者皆周公之文若
經筵之論若抝發易書詩春秋之微言大義進退諸
史之得失考正諸儒之舊闡愼守器失統之由
闡褒忠討貳之義旁逮聲音文字名物象數以
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即小見大若是者皆孔子

之文然後知李漢徒有是語舉千古之文人皆不足以當之至我

大聖人而後周情孔思之得合而有眞也然且漢之言曰情曰思者合也周公有其德有其時而無其位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並無其時故其於文以是爲聖人之情爾思爾我

皇上坐而言卽舉而措或綏猷建極經數十年夙夜劼毖而後爲文以紀之或溥博淵泉萬幾未起而先爲文以發之蘊爲情思顯爲事功蓋兼德位時三者而一之故合文與治與道三者而一之也臣等恭依初集體例排類爲四十四卷繕

錄進

呈覽請

發下刊刻以傳布九有垂示萬世臣等曷勝欽服欣

幸之至

直隸省展賑謝摺　　　　　　　　　　　　　　　　　　　　祉聃

欽惟我

皇上仁育堯封澤先禹甸郊圻相接近依日月之光華游豫時經每荷春秋之補助儲蓄久裕常贏於耕九耕三豐歉無虞竊計夫斗千斗百盈虛有數五星或異其饑穰

撫恤頻加三輔同登於仁壽粤惟前歲六七月暑雨偶多致被餘波廿二邑秋禾微損飛章入告當稷奏之方

聞

温綍先頒遽

堯旨之已切
詔舉拯荒之政蠲貸兼施
敕申守土之臣粟金並發神倉白粲分沾蠏舍漁庄
官庫朱提徧逮衢童壤叟三農食
德人人酌太極之泉四郡熙春處處奏長生之頌僉
曰福徵保定用敷錫以福民從知壽卜延洪因
推行而壽世固已黃圖之胥慶樂利無窮何期
丹綍之重申滋培靡已
念彼犁扶綠野雖穀雨之將臨計其鐮刈黃雲尚麥
秋之未至初開歲首或虞上鬴之艱
特布春祺用展三期之賑吳杭飯玉原宿飽之有餘

越稻升香更加餐之相勸蒸藜炊黍益增餉於
東菑望杏瞻蒲倍殫勤於南畝至於高原下隰
或疆界之相連伏雨闌風偶禾苗之稍浥良農
收穫本末成災
睿慮周詳亦周加惠蓋惟
心同
天地恐一物之或遺所以
恩逮蒼黎甯多施而過厚允生成之廣被眞感激之
難名臣等仰戴
仁天同遊
化宇萬年有道恭逢

八紘之開四海同春喜値三陽之盛十八省
皇輿之内方欣正賦之全蠲五百里甸服之中更荷
鴻施之徧渥乾坤宏造知莫酬高厚之
恩葵藿微誠惟共祝綿長之
壽

篷窗隨錄卷八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璥校

目錄

論

晏嬰論

俞長城

人臣若晏嬰者可不謂鄉愿之尤哉太史公曰嬰事靈公莊公景公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凡嬰生平中立依違委蛇遂世而貌爲方正之概盡於此矣崔杼弑莊公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嗟乎萬乘之君而身死國危貽辱後世類皆有昏暴之罪於天下烏有無過而卽於禍者乎然而人臣不忍言君之罪而以身殉者以爲君臣無獄而千古彝常不可一日泯也若嬰所言則是莊公之罪已不容於誅而崔子之廢昏立明功不在伊尹下矣且

晏嬰果其私暱耶即當陷胸決脰趨而鬬與之偕死焉非其私暱耶則又不必枕股而哭三踴而出效兒女子態也果其私暱耶則當莊公通棠姜辱崔子時直言泣諫為陳洩冶不亦可乎非其私暱耶則又當潔身高蹈不宜處淫亂之國而見其簒弒也數者無一處而託以從容號爲明哲豈不誣哉吾觀嬰之事君雖君爲社稷死爲社稷亡嬰亦不能死且亡也夫陳氏仁而好施民皆歸之公室將卑日削於稽嬰見叔向則咨嗟矣見司馬竈則太息矣見景公亦嘗談言微中矣然卒不聞剖心折肝爲國家建不拔之基者公欲築室因陳桓子以請公欲予邑因陳桓子以辭奔走於權門趨承於要勢

假令恒乞相繼爲亂而嬰躬值其際則又以從崔氏者從陳氏矣嗚呼可不愧耶可不愧耶景公立將盟嬰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夫杼已弑君矣尙何忠於君乎忠云者以定策之功歸杼也以定策之功歸杼此杼所以不殺嬰也欒高陳鮑戰於虎門召晏嬰無所往公召之乃入嬰葢屢用其術以求免於禍而當時莫察其奸萬世莫議其罪惑已故觀其狐裘澣濯之風卽公孫弘之節儉論其尼谿沮用之說卽王欽若之蔽賢謙恭退遜僅如胡廣之中庸憫俗傷時亦若何曾之先見至於反顏事仇回面垢行雖馮道之歷相四朝無以異也故曰晏嬰者鄉愿之尤者也

范增論

俞長城

蘇子論范增謂羽殺卿子冠軍弒帝之兆也其弒帝疑增之本也增不早去無見幾之明又曰增不去項羽不亡是不然夫增非若田儋世族留侯忠貞以滅秦立六國爲志者也彼以項梁初起難以成功故援義帝以收民望豈識君臣之義耶項氏世世楚將與增親立義帝興復楚國一旦宋義以豎儒統其軍非特羽怒增亦怒也羽不殺義增必勸殺之故凡義之殺增殺之也增曷爲去哉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增曰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夫六國並立而義帝爲盟主天下豈項籍有乎以天下歸項王增之心無義帝矣沛公奉帝約入關籍豈

得專殺其勸殺沛公卽弑帝之兆也故凡帝之弑增弑之也項王入關大掠秦民失望去關中而都彭城使漢得還定三秦羽之勢去矣弑義帝資天下以口實羽之名不正矣韓信陳平在行伍之中而勿能用殺韓王成使張良絶意歸漢分土不均致諸侯四面蠭起羽之敵多矣當此之時增日在側何無一言增但知沛公爲遺患而不知天下欲亡楚者不獨一沛公也且使羽從增殺沛公則天下必亂秦民叛於內覇上之軍攻於外山東諸侯奉義帝責之我見今日殺沛公而明日羽從而亡耳而謂增可用乎故凡羽之亡增亡之也義帝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入關增卽謀背約增說梁

立義帝及天下定卽從羽弒帝增之反覆可見於此矣且向之立帝者增也今之從弒帝者卽增則安知今之事羽者非卽後之謀羽者乎故凡增之計愈狡術愈工而羽之疑愈起矣羽分王諸將增獨無分羽遣曹咎守成皋遣龍且救齊增獨無遣夫增初起老臣曾不得一膺專任蒙重賞豈羽少恩哉羽以增者得操尺寸之柄其叛楚如反掌耳是故忌其才猜其志豢養於軍中而又不用其言此則羽疑增之心也增利祿之徒功名之士其不見用必怨且憤彼陳平者窺其隱投其隙故反間行焉增之謝羽而歸也是增計竭之時也夫羽素欲去增而有所不敢而不意增自求去也是故聽其去而

不疑增於此而去于增心猶以爲早也奈羽不留耳故吾謂增之不早去增本無去志也羽之疑增在增之反覆而不在義帝羽之亡在不能正名義據形勝禮豪傑安民心而不在增之去留此增之定論也

丙吉論

俞長城

丙吉何如人也曰以時揆之蓋賢相也司馬溫公曰吉不問羣鬭問牛喘乃云坐調陰陽陰陽可坐調耶是謂飾詞以欺衆俞子曰斯其所以爲大臣也天下有天子次三公次九卿次百執事爰及士庶各有職也卑者職詳尊者職要不相侵也假令見錢穀問贏絀見刑獄問輕重見器用問精觕見兵問衆寡見盜問盛衰事事而問之爲相者將奔走不暇何治之爲吉之不問非畧也蓋將以總其成也夫陰陽固不可坐調也然非不當調也且吉亦非不能調者也陽爲德陰爲刑武帝時酷吏進用何于霍光刑戮繁矣孝宣卽位趙廣漢尹翁歸嚴

延年等分布郡縣崇以苛刻相高陰盛而陽衰可見于此矣是故贓吏不案驗酷吏不斥去務掎人過以全大體凡以救僘也方其保曾孫閉門拒使人稱其勇昌邑廢首建大策安宗廟人服其智智勇若是而其為相也一無所建立何哉相繼光後利用才吉繼相後利用度亦猶曹參繼何無所變更而已夫宜動而靜陰陽不和宜靜而動陰陽亦不和動靜隨時相道盡之矣夫人之疾也非藥石不能攻既愈則五穀尚矣夫五穀之效不如藥石之速也然而用之者時為之也人見其效遲謂五穀不如藥石可乎哉曰不可也

王珪魏徵論

俞長城

建成之禍王魏不死其難尹氏曰君臣之分未定也王魏臣高祖不臣建成於義不當死俞子曰不然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太子之死以謀殺秦王而爲之謀主者王魏也彼王魏者君臣之分未定耶不宜黨太子而謀秦王君臣之分已定耶不宜事秦王而背太子彼於二者將何居也高祖之使王魏輔太子也固欲其敎之以孝友也訓之以退讓也非欲其導之以爭奪而因以斃之也使太子而當立也不必有功使太子不當立也雖爭何益爲王魏者惟以立子以長之說諫高祖則太子安矣惟以功成不居之說

勸太宗則太子安矣惟以伯夷泰伯之高義告太子則太子安矣奈之何導之爭且奪也夫爭且奪之不得而至於死則王魏之當死也明矣古人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非謂王魏之必當死也以謀之不臧使太子因王魏而死則王魏亦當以死報太子固不得苟且隱忍求活以自逃其死也曰是則然矣然管仲不死桓公用霸魏徵不死太宗用興成大功者不拘小節徵固不以一死塞責也曰不然夫節義本也功名末也管仲不死夫子稱其有仁天下之功而非以不死爲正也且仲與徵不同周室衰微諸侯力爭仲出而天下匡焉故夫子稱其仁貞觀之初房杜蕭李迭進於朝徵不過隨事納

忠未有非常之策進唐治於一代之隆也故吾謂齊不可無仲而唐可以無徵就令功與仲同已不可以功掩其罪而況其不如仲乎徵於太宗朝言聽計從相得甚殷然身死未幾讒間乘之豈太宗於此忽不明哉亦其舍義取生之迹有以動人主之疑耳靖難之禍周是修與楊士奇約同死難既周死而楊存反爲是修作傳天下頌士奇之相業而忘其不死君難之羞則魏徵爲之作俑也嗟乎明主賢臣之相遇也治定功成聲施弈世可謂盛矣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吾故詳而論之使爲人臣者知雖以管仲之功魏徵之直楊士奇之賢大節一虧不可以晚蓋庶幾勉於節義而淡於功名而謀人

國家者其所為尤不可不慎哉

楚子囊城郢論

顧棟高

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後四十年而子囊之孫囊瓦秉政首成其志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諸侯守在四境後世以沈尹戌爲名言而以子囊爲詬厲宋仁宗朝契丹有警時范文正公爲諫官請大脩京城呂公夷簡笑曰此子囊城郢計也命宿重兵於北京大名府卒以無事當時以呂公爲持重而以范公爲少不更事嗚呼世儒徒以成敗論人徒見囊瓦城郢而昭王卒至于出奔呂公絀范公之計而宋室卒保于無事遂以此爲定論其實子囊之城郢未必非卽孟子鑿

斯池築斯城之計也呂公之絀范公未必是後世成靖康之禍者未必不自呂公啟之也盍嘗綜其大勢而論之當吳兵之長驅而向楚也孤軍深入轉戰千里昭王正宜固守國都厲兵登陴堅壁清野不出十日救援必至爲吳者頓兵堅城之下師老財匱楚之屬邑截其歸路四面夾攻此時如虎入陷阱闔閭之君臣可坐縛則子囊之城郢正是社稷之至計失在囊瓦信讒不仁人心離叛而昭王輕棄國本狼狽出走自取滅亡此孟子所謂高城深池委而去之者奈何併其城郢而重訾之哉世傳宋祖之營京城也命趙韓王爲圖上怒擲諸地徐取幅紙塗之曰依此營造城衢街巷如蚯蚓屈曲乘

輿出多阻礙子孫莫敢違其制後蔡京務侈大改其式從方廣正直粘罕來攻命植砲四隅一砲所擊隨手摧壞始識太祖之遠慮夫當仁宗之朝未經蔡京之改制使常用范文正公之策高其城隍嚴設守備則當靖康之世亦可堅守以待四方之援不至有靑城之辱矣徒以子囊城郢爲嗤笑而不知城郢未始非社稷之至計此又可與楚昭王之事連類而並觀之也後宋百年而金復都汴朮虎高琪築京城靡費巨萬元速不臺以百萬之師盡銳來攻不克卒講和而退唐德宗幸奉天朱泚圍困京城踰年卒能殲厥巨魁光復舊物此尤深根固本之關于長算可爲明效大驗者也然則沈尹戌之

言非歟曰此又不可偏廢也當疆場告警而遽爲嬰城自守之計勢必人心驚惶訛言四起外爲敵人所窺而內解將士之志此爲不戰而自敗爲國家者宜乎平日禀勇夫重閉之戒而臨事持從容鎮定之度故子囊言之于四十年之前則爲老成之忠謀而囊瓦爲之于四十年之後則爲怯懦以誤國論者當綜前後之時勢而觀之未可昧然爲執一之論也

漢高封項伯而殺丁公論

俞長城

高帝滅楚封項伯等爲列侯後數月丁公來謁斬以徇曰使項王失天下者此人也或曰胡居乎丁公之不忠也非若項伯之賣其兄之子而予人以天下也項伯之有功也諫項王而已其生死固未可必非若丁公操可殺之權而親赦之也以爲當封則皆當封矣以爲當誅則皆當誅矣胡居乎帝之始厚而終忍也胡居乎俞子曰此無疑也帝之殺丁公之心卽封項伯之心也然而或封或殺者各因其時也方楚之未亡也帝以免死爲幸耳出其身於兵刃而救其父母妻子於鼎俎伯之功偉矣烏得而不封徐而思賣君不可訓而又恐天下之

相率爲不忠也然而項伯既封則不可得而誅矣於是借丁公以誅之然則項伯者奪丁公之封者也丁公者代項伯之死者也帝之封項伯也帝之情也而殺丁公也帝之術也使丁公來於數月之前則丁公封矣使項伯歸於數月之後則項伯誅矣不封項伯無以勸天下之降不誅丁公無以戒天下之叛帝之初念私也而眞帝之轉念公也而僞是故帝之始於情而眞而終於忍而僞也非特二人已也諸將偶語則封雍齒不一二年而韓彭皆醢矣蓋其始猶以爲人不可妄殺而又恐人之不服也故忍小忿以封之迨忍之不勝忍則殺之而已故方其始也雍齒且封而況項伯乎及其終也韓彭

且誅而况丁公乎楚人有兩妻人挑之長者詈焉少者許焉後夫死取長者曰在彼則欲其許我在我則欲其詈人嗚呼此特從其後而思之耳若使方挑之時而其夫即死吾又烏知其不愛少者之善解人意而怒長者之不遜也故曰項伯乘其時而封丁公失其時而死吾乃知人臣之不忠者始雖可以取富貴而人則生疑而英雄之主始以富貴慁天下之人以取天下而慮患既深不至於盡殺天下之人不止也

平勃誅諸呂論

俞長城

漢之陳平周勃唐之徐世勣皆人主所謂社稷臣可託大事者也然呂武之禍實三人致之呂后稱制欲王諸呂王陵爭之不得平勃曰太后臨朝王諸呂無不可於是乎諸呂王而劉氏危高宗欲立武氏爲后長孫無忌等爭之不得世勣曰陛下家事何問外人于是乎武后立而唐室危此其忠於前而佞於後何也持祿太重而畏死之心迫也然平勃能易呂爲劉而世勣不能易武爲李天下于是功平勃而罪世勣嗚呼事固有幸不幸哉諸呂之卽定也太后死而平勃生也武氏之數十年而後定也武后生而世勣死也然平勃雖生亦不能誅

呂氏其誅呂氏者幸也曰平勃嘗與王陵爭矣曰安社稷定劉氏後君不如臣後卒如其言然則平勃固能誅呂氏矣何幸乎平勃曰平勃此言特以塞王陵之責而非有預定之策也夫食其濁亂宮闈而與之比肩者非平勃耶趙王少帝不得其死而不敢爭者非平勃耶他姓之子儼然即位而北面臣事之者非平勃耶夫有陸賈然後將相之交合有灌嬰然後齊與漢連和有酈寄然後呂祿肯解將印有紀通然後勃入北軍有曹窋然後呂產不得入殿門有朱虛侯然後能誅呂產若使當是時謀臣之計不深與國之交不固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幸而產祿皆庸人耳若使產祿有王莽之奸曹操

之智劉裕之勇內收朝士心外據兵權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夫然而謂平勃能誅諸呂乎夫其入北軍而問左右袒也是其心猶有所疑也遣朱虛侯而不敢顯言誅之也是其心猶有所畏也然則平勃之誅諸呂也信乎其爲幸而已矣是故王陵者爭之於先者也平勃者救之於後者也使平勃與王陵竝爭之則諸呂之變不作可也曰平勃與王陵竝爭之能必太后之必聽聽而必無禍乎曰聽而必無禍高帝疾呂后問可以代蕭何者曰曹參可次王陵次平勃且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呂后皆遵其言而用之夫后將危劉氏以安呂氏而猶用安劉氏之人豈人情也耶嗚呼后之意可知矣其欲王

呂氏者情也不敢背劉氏者義也使大臣爭之强辨之疾則其事可以止矣且呂后之威其不如高帝可知也后之愛諸呂其不如高帝之愛趙王可知也以高帝之殺戮功臣也如此其溺愛如意也又如此然卒迫于周昌叔孫通之言至於慷慨泣下而不敢易太子而謂呂后一女主遂能盡殺在廷之臣而王諸呂必不然也武后欲立承嗣爲太子狄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痛切言之后不之罪夫古之大臣以至誠事其君而不能動者蓋亦寡矣平勃之誅諸呂也幸而不終爲徐世勣也平勃之不諫也不能早爲狄仁傑也非不幸也吾故曰平勃世勣其罪一也武后稱制徐敬業起兵魏元忠曰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遂擊敬業斬之夫敬業有平勃之
志思蓋其父之惡而元忠不能與之合志又從而害之
然則魏元忠之智其不及灌嬰遠矣

洛蜀黨論

錢大昕

元祐之初東坡在翰林伊川在經筵海內方拭目望其八登進伊川起自田間資望尚淺於經筵欲復坐講之制儼以師道自居固難久於其任矣蘇與程雖志趣不同亦斷無妒賢疾能之意乃以枉死市叔孫通之誚深恨切齒而其徒朱光庭等羣起而攻之當時溫申兩公初更新法熙豐憸人屛居散地窺伺釁隙而光庭首摘東坡試館職策問以謗訕先朝爲詞此蔡卞章惇意中欲言而未敢言者而光庭首先及之其心特欲爲師報怨而紹述之禍即此一言啟之卒之兩敗俱傷并其師亦入於黨籍而不復振譬諸鄉人有怨其鄰者持火往爇

之而不虞燎原之燄延及己之室廬祠宇而靡有孑遺也光庭之無遠慮未足深咎盛德如伊川何未聞出一言以阻之耶明道以忤王安石見黜乃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豈可專咎安石東坡之於伊川不過口舌譏誚在大度者正可置之勿論何遽視爲不解之仇也明道尚寛於安石而伊川不忍於東坡毋乃量之未廣也乎夫摭語言文字之失陷人於罪縱使幸而得逞如吳處厚之於蔡確猶爲士論所薄況洛蜀之隙其端至微而光庭與賈易首先攻蘇以致朋黨之說牢固而不可解久之爲姦臣藉口遂成一網打盡之局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夫樹黨以攻蘇者程氏門人爲之蜀黨之

名亦賈易輩加之也以誹謗爲罪則必以紹述爲功光庭輩不過借此名目蘄於必去蘇氏非欲翻元祐之案而其禍乃至如是之烈吾讀李氏續通鑑長編攷兩家交惡始末未嘗不三歎息也

政貴知變論

湯斌

治天下者不察古今之變則一代之體不立也治一國者不察天下之變則一國之體不立也蓋時有遷革治化因之夏商之忠質成周之文物非三代聖人之意也勢也太公治齊報政三月伯禽治魯報政三年亦非二公之意也勢也蓋惟聖人善於因時而俗儒狃於聞見安石行周禮而宋道衰孔明用申韓而蜀幾霸夫周禮聖人之書也申韓刑名之學也或以之亂或以之治此非周禮之過襲周禮者之過也非申韓之功用申韓者之功也趙廣漢之在潁川也缿筩鉤距而奸豪息韓延壽之治馮翊也閉閤思過而良民輯二者寬嚴異矣而

循良同聲嘉績偕奏卒不聞廣漢與酷吏同傳而延壽與懦夫並稱若此者何也治水者必相山陵度地脉而後加疏鑿焉治民者必覘風俗察民情而後加德威焉此不可不知也嘗讀唐史至文宗見崔鄲初治陝不鞭一人既遷鄂而嚴刑不貸有治陝宜寬治鄂宜嚴政貴知變之說噫何明達若斯也吾獨怪崔鄲能明陝鄂之形而當時朝廷獨不明天下之勢也蓋唐之文宗而弊極矣藩鎮恣横於外宦豎肆虐於內皆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而其初年元老未隕良將猶在倘能奮然自厲慨然於貞觀開元之丕績取元和以後之政令滌然變革與民更始天下治亂未可知也而乃因仍弊習顧以李

訓鄭注之流謂可藉以驅除奸豎噫何其愚也當甘露變起禍及眾恩唐之不亡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至居深宮自比桓靈撫坐嘆息泣下沾襟何其懦也使移崔鄲治陝鄂之識以治天下必不沿穆敬之餘而忘太宗之業任近侍之臣而疎股肱之彥吾知士良之徒可不勞而去也不知務此陵夷至于武宣雖欲振而不能矣此則尙可爲也而不知變故曰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儉論

鄭梁

孟子曰儉者不奪人非謂儉而後可以不奪人亦非謂不奪人故不得不儉也先儒以禮下為賢君之恭以取於民有制為賢君之儉則直是不奪人名儉而已矣今天下皆知言儉然其為說曰吾甘清苦省交際然後可以無求於人否則謂當今民窮財匱求人實難非節嗇慳鄙則恐無以為生若此者人莫不從而許之曰儉由吾思之此其意直欲奪人其不奪也直無待於奪而後不奪或奪之終不能奪而後不奪耳夫古之人必以其廉於取者言儉而今之人第以其吝於與者言儉則是便人好利之念而開天下以刻薄寡恩之漸者莫儉若

也嗚呼豈孟子之所謂儉者固若是乎古之公卿大夫之家其儉自與士庶不同公儀子之拔葵孟獻子之不察雞豚不畜牛羊此正所謂儉也今自勳戚世胄以及卿相大臣特美衣豐食耳其權子母固競錐刀也其待宗族親戚友朋固較量錙銖也可謂不與士庶同乎世徒以其美衣豐食似乎不儉而輒復以草野小民之鄙嗇繩之人情固有自私自利之心聽其言也順而易入於是一絲一粟不肯輕出而財日上積而不下流至使天下之農工商賈不得挾所業以仰食於富人是古之貸錢出息食客數千者猶以其奢也而奪人者亦時而與人今之粟紅貫朽登壟罔利者直以其儉也而奪人

者不惟不復與人且將以其奪之人者轉轉而為奪人之具不已天下財源之日竭民生之日困毋乃皆此儉之一言誤之乎三代而後稱恭儉之主莫如文景然吾猶以為文帝之儉其大者在除租復賦而身衣弋綈帷帳無錦繡特其末節至聽鼂錯之言而入粟拜爵猶未免於聲音笑貌又況後之人主旦旦以苛征橫斂殿最有司而徒以愼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青才之典為儉者乎夫以愼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青才之典為儉則古之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飧百官有司皆為奢矣以古之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飧百官有司為奢而以後之愼賜赦賑恤之令罷

養廉育才之典爲儉則雖孔聖之言吾猶將反其意而爲之說曰與其儉也甯奢矣予才不善奪人而勢不能無待於奪其於今世之所謂儉者甚宜然竊慨夫世之敝衣垢屐徒步者往往以士大夫而不恥爲委巷牙郎竈婦之行貌雖儉而其意未嘗不在奪人蓋甚欲以孟子之所謂儉者與之共勉也作儉論

廣養生論

陳兆崙

虛中子者河中人以貴公子嗜讀書能文章而性善病多畏忌日忽忽不樂聞西湖老漁敢大言善析事理摳衣造焉老漁方岸幘箕坐舉大白痛飲虛中子前致辭曰吾嘗聞養生之說於嵇叔夜矣其理博而精吾將斷人事以修厥業其可乎老漁曰吁是爲叔夜已誤而子再誤也道德家多寓言安期羨門赤松之屬非必眞有其人方士假其名實其事以愚貪癡取富貴耳子房辟穀冀脫葅醢黃石之教也天下豈有神仙哉虛中子曰不然吾非以求仙也特以受生尫羸欲藉是以養谷神延壽命不猶愈於以身殉欲者耶曰是固可矣第謂斷

人事以爲之則大謬山巨源一紙書怒若敵仇士季過訪踞鍛自若呂氏亂倫禽獸之行而懵然不知猶爲苦辯至於一旦禍起見仇者大快而見憐者不援此則斷人事之效也夫人生世上安所得無事之時與無事之身而用斯道也若乃孤峯獨宿則修蛇怪獸伺其後厥害乃過於塵界一切戕生之具是以儒者言寡欲而不言絕欲節飲食而不戒葷酒所以順性恬神不失生人之趣一善也獻酬饋問動循親故之常二善也益氣華色實志定言其形不役其神則全三善也且夫沈酒饕餮之爲禍非吾輩之所患也而貧賤饑渴之爲害又幸而獲免所不能絕者眠食焉而已今乃間惑於小苦震

懾於邪說過爲刻苦隱仄之行使眠不得安而食不得飽僕竊爲足下不取也人之生也受氣於五行而五藏各得其一性故五味者所爲資外以益內也味有過鹹過苦過酸過辛與甘而覺有不適者其味獨宜於一藏而不受者居其四也調五味者調之使適於中而諸藏皆受焉故甘之也內則詳四時之宜月令定先祭之品凡以此也今且持一說曰必服氣乃可服氣不能必食淡乃可則是以外之不足以益內也外不足以益內則人能七日屏勺水而生乎亦見其惑矣王制曰民有菜色左氏曰肉食者無墨蓋五味之淡於肺腑亢乎榮衛而達於面目有明徵也支床之龜伏氣數十年不死不

如此不死之數十年亦復何味螞蟻餐風吸露蛱蝶以花爲糧人則不如是矣郎奈何背三善而從其無驗者哉廬中子曰噫吾過矣請從子言郎日且精膳召客會飲老漁需醉而歸

此爲儀封張淸恪公之孫河督西銘公之子景泌佩衣氏而作也佩衣年二十從僕學文文不待學而工乾隆已巳三月偶得消渴疾過聽術士言服氣食淡惡人聲枯坐一室而形容愈瘁僕因作此以遺之佩衣讀竟果霍然有喜越月餘復蹈故步至明年夏竟歿十數年來常若有一秀眉明目之張子到魂夢間尋攬斯篇老淚欲滴特紀其緣起如此

保甲論

黃六鴻

夫保甲之設所以弭盜逃而嚴奸宄法至善也惟行之者不得其要且視爲具文而又紛紛焉日見其奉令之擾究無其取效之實遂以保甲爲厲民之具而弛之其不與因噎而廢食者等乎所謂保甲者有古寓兵於農之意焉有古比閭師胥之制焉古者守令皆得主兵以卒戰今之州邑惟快壯數人供奔走而已若倣井田出甲卒之遺法以遴選鄉壯而訓練之使知義勇而樂戰夫非寓兵於農之意乎古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有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

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有長今保甲之法十家有長曰甲長百家有長曰保正一鄉有長曰保長以次相統屬而行稽察之政焉至於壯丁無事則暇日以教練有事則閭警以救援皆保甲長相率而趨夫非古軍旅卒伍之用乎然而保甲長類多報充詎堪勝任必親加選拔以足馭衆而急公視才之大小以爲用是又將用命卿師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古者比閭之制德行相規患難相卹死喪相賻師胥之制有故則設備有盜賊則追捕有奸宄則互相稽務令比戶有可封之俗室家享康阜之娛今保甲之法設爲保長壯丁分布城鄉聯絡村舍平時修防講備臨事協力救禦至於保里

之中有德善孝弟則舉而旌之有無良匪類則舉而懲之以及子弟訓之謙和而好禮父老勸其推卹而好義一里如是各里如是一鄉如是四鄉如是有不雍雍然同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謂保甲之害者如王荆公抽民兵以遠事征伐妨農稼以簡閱戎伍使百姓軍裝餱糧而自備死亡窮困而莫哀是其所以爲害也所謂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撫贛命州邑設保甲以綜理一鄉立甲長以稽查十戸清排門使奸宄之無可藏選壯丁使防禦之有足恃是其所以爲利也推原其故荆公驅民以爲兵以之遠戰於邊隅文成簡壯以爲民以之近守其閭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較然乎今州

邑之修舉保甲能毋視為具文得其要而行之將詰奸不出於其家防護不出於其村禦侮不出於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為衛也即其近家之人而為之甲長即其近村之人而為之保正即其本里之人而為之保長是甲長保正諸人皆所熟識也其甲保長等又必選擇而任之是其人必皆老成奉法者也至於傳集徵召不用公差查報拘催不煩牒票而悉聽保甲之自為承稟百姓獲終歲之安官司無一文之費若是行之者既有其實效奉之者亦無其煩擾由一邑而推之一省由一省而推之天下誠弭盜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見其為厲民而可廢之哉

訛言論

惠士奇

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死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弗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窈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何謂鎮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

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讙走塵起百官或韤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出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鎭以靜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場白

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孝宗時温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則其法平未有不鎭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

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鬬秦之亡也以狐鳴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彼造言者何恃而爲亂哉